

名家有约

散文很好读

□ 任蒙

说散文好读,是说散文中没有那种“弯弯绕”,是好了是坏,一目了然,所以,散文读起来最省力。

不用说,仅从篇幅来看,常见的散文属于“小制作”,要比小说短十倍百倍甚至更多,阅读不费时。更为重要的是,散文所要表达的主旨和它隐含的哲性,不像小说那样“藏着掖着”,它是敞亮的,通透的,看起来“一丝不挂”。即使是一篇看起来比较平淡的散文,其中只有那么几点星光闪亮,或者是一句略有深度的思考,或者是一句比较到位的提炼,或者是一句比较鲜活的语言,读者只要稍加留意,就会被捕捉出来,就像是一片杂草中难得一见的几朵小花,想把他们扒拉出来并非那么困难。

再与诗歌比较,很多小诗虽只有几行、几十行,却让人怎么读也琢磨不透。那些诗人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读懂,因为他们的诗里什么都没有。

散文如果这样故作高深,无论是谁的作品,都注定不是好散文,因为散文文不应该这样写,即使他是当今的韩愈、柳宗元也不行。

散文的文体性质,决定了其辨识难度没有那么高。因此,鉴别散文优劣的分歧,撇开“人情评论”不谈,多半缘于鉴赏者自身的因素。比如,有人把散文当作小说阅读,一目三十行,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故事玄机和人物刻画上,越看越不对路,越看越鄙视,越看越恼怒,印象极其糟糕。

再如,有的人没有历史文化情怀,对历史话题不感兴趣,排斥文化散文。有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刊物主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,什么文化散文啊,在他那里不受待见,提醒我一定给他写生活的散文。我想,有些朋友特意嘱咐我提供历史散文,我还为难哩,因为我没写那么多。这位老兄的个人好恶并非是针对我的,而且如此坦诚、善意,让我心怀感动。

更多的情况下,是阅读者“为读而读”,狼吞虎咽,再好的烹制也索然无味。即使是这种“未能进入状态”的阅读,对散文鉴赏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小说和诗歌。

据说上个世纪之初,欧洲出现过“先锋散文”,力

图摆脱传统的写作规范和束缚,但不知结果如何。几十年来,我们的小说、诗歌在探索创新过程中,一路喧嚣,鱼目混珠,所谓先锋诗歌、先锋小说等种种“前卫”作品层出不穷,令人眼花缭乱。只有散文领域始终安静,人们至今没有在中国文坛见过什么先锋散文、前卫散文等翻新的文体。这不等于是散文古板、老旧、一成不变,而是默默前行,寻求变革,散文艺术同样发生了颠覆性变化。

进入新时期以来,散文写作不断迈向新的高度,其创作的难度也正在迅速提升。我赞同王蒙的看法,他说,今天的人们写得更深沉,也更多样,更有风格,也更个性,更耐读也更艺术,更人性也更动情,更富想象力与幽默感。王蒙这话,我曾经用来概括当今散文的面貌。

散文的性质决定了散文作者必须好好写,老老实实地写,散文创作无捷径可走,容不得作者投机取巧,偷奸耍滑,而这也是散文之幸,散文之福。

散文很好读,但散文很难写。

好书推荐

在文字的碰撞中焕发新生

2025年7月,由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编选、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领衔的《文起京华:新北京作家群作品精选》上市了。本书汇聚徐则臣、孙睿、马小淘、常小斌、张天翼、杜梨、刘汀等11位当代文坛中坚力量的11部作品,从不同视角观察社会、体悟人生——他们以笔为刃解剖时代症候,以故事为镜映照普通人的破局智慧。



“新北京作家群”的“新”令人欣喜

2023年,《北京文学》开设同名专栏“新北京作家群”,为传统“京味文学”注入全新基因。“新北京作家群”的作家并不局限于北京地域的北京人。本书中的作家也大多生于上世纪70至90年代,亲历了城市与时代的剧变。他们的作品既是个体经验的投射,也是时代情绪的记录仪。书中“新北京作家群”的作家们以新视角:拒绝怀旧滤镜,聚焦教育内卷、算法围城、城乡迁徙等现代性命题;新方法:《雕像》中的魔幻现实、《终极范特西》的叙事,突破写实传统;新使命:不做城市观光客,甘当社会肌理的“田野调查员”……让读者们看到了北京文学的新面貌,感受到了文学创作的新活力。

十一个故事,像十一面时代的棱镜

本书中,十一位作家如同手持不同镜片的观察者,将社会的复杂光谱折射为十一则寓言。

徐则臣,《人民文学》主编,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中国好书奖等多个奖项的获得者,以他的作品作为开篇重器——《紫晶洞》引发了思想风暴,叩击人心。故事讲述了一个青年因追求“永恒”而热血,又因“人性贪婪”而心碎的故事。而水晶矿道意外塌方后,中国老板异国神秘失踪,形如男人侧脸的紫晶洞惊现于世……徐则臣以独特笔触,于方寸间洞察人性,在时空流转与命运生死的交响中,赋予作品深邃内蕴。同时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与深刻的文化隐喻,也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蓝本与广阔的想象空间。本剧改编研讨会已在“世界水晶之都”连云港启动,这不仅是对文学IP的深度开发,也为展现城市文化魅力开辟了崭新路径。

孙睿的《四轮学区房》从幽默中撕开中产家庭的生存剧本:家长将房车改学区房,教育焦虑荒诞到极致,这情节背后,是教育资源争夺战中不同人的缩影。马小淘的《春天果然短暂》则聚焦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,人与人的差异,生活境遇的变化,现代人际关系疏离的注脚。语言风趣又耐人寻味当属杜梨的《香看两不厌》,全篇充满喜感的话语中,将市井烟火与生活符号悄然融合……这些故事从不同维度切入,有打工者的漂泊,也有数字游民的精神困局,以多元社会中,形形色色的人群角色共同拼贴出当下活灵活现的社会图景。

十一个凡人的微光指南:穿透时代的棱镜

在信息洪流冲刷思想深度的当下,本书的十部作品如棱镜,折射出创作者对当代生活的深切体察。它们精准勾勒出学区房焦虑、算法囚徒的生存困境、意义消逝的精神图景;当热搜转瞬即逝,文学以其深邃成为沉淀时代泥沙的河床。书中,解决问题的微光,闪烁于凡俗的褶皱中:当草原野火与牢笼重叠铸信仰;刘汀以火锅国兴衰书写资本狂潮下的生态殇痛;西元借军营生死拷问信仰本质:人总得信点什么;孟小书撕破虚拟人设滤镜,粉色假发跌落处,真实方为终极自由;蒋在则让家暴受害者的喘息成为反抗武器……这些故事,是暗夜里的星火,为迷途者照亮重铸信念的幽径。

本书的珍贵之处,还在于它拒绝简化生活的复杂性——这里没有廉价的励志鸡汤,只有真实困境中淬炼的破壁智慧;没有居高临下的批判,唯有与普通人并肩而立的深切共情。当孙睿让房车成为逃离教育竞赛的微小叛逆,杜梨在香香阁飞檐下为倦碌辟出净土,孟小书借人设崩塌宣告真实世界的终极范特西……它们共同印证:当水泥石林试图规训一切生长,文学便是那破壁而生的野草,以故事的根系,倔强抵抗着同质化的荒芜。

《文起京华:新北京作家群作品精选》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学展览,十一位作家以各自的语言与故事,将当下社会解构为无数个瞬息交叠的时空。在这里,传统不是标本,现代性亦非神话,一切都在文字的碰撞中焕发新生。

读书笔记

《余华文学课》的断裂性与精英壁垒

余华 2025 年的新书《余华文学课: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》,表面是一盏为大众点亮经典的明灯,实则暴露出了当今文学消费时代精英视角与大众需求的深刻割裂。这部由 15 篇文学随笔与 1 篇访谈拼接的散文集,其本质并非系统性文学导览,而是一个成名作家自我美学趣味的碎片化展览。

书名核心意象“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”成为全书最成功的传播符号——它诞生于余华对契诃夫《万卡》与拉克司奈斯《青色》的并置解读,揭示了苦难跨越时空的共振力量。然而这个极具穿透力的视角却只占全书不足 7% 的篇幅(摘要 8),其余数十篇经典解读并未延续该母题。这种“书名即爆点”的操作,恰如出版方宣传语“读不懂的文学名著一次讲清楚”(摘要 10)的承诺,本质是精准击中读者知识焦虑的情绪营销,与书中分散的个性化鉴赏形成巨大落差。

余华的解读确实展现了顶级作家的洞察力。当他剖析福克纳“一气呵成”的神性文字(摘要 5),戳穿欧·亨利《麦琪的礼物》“礼物交换”的结构性陷阱(摘要 1),或解构卡夫卡《饥饿艺术家》中“被遗忘的笼子”的隐喻(摘要 4),锋芒毕露的判断力令人折服。但这些高密度赏析存在致命缺陷:要求读者预先完整掌握 62 部经典文本。余华在直播间强调“关注细节而非故事”(摘要 9),恰暴露了其预设的读者画像——必须首先对《百年孤独》《变形记》等著作情节烂熟于心,方有资格进入他的细节分析殿堂(摘要 8)。当公众期待一本“文学入门指南”,他提供的却是“博士级文本精读”。

全书结构呈现明显的撕裂感。主体 15 篇随笔保持严谨的学术分析框架,突然在末章切换成情感十足的“潦草小狗”访谈模式(摘要 2、4)。余华调侃“自认识字少”的段子(摘要 2),谈论“金钱与健康”的处世哲学(摘要 4),这些更贴近大众的碎片化表达与前半部精密文学解构形成叙事断层。不同时空的文本被强行装订,昭示着出版决策的仓促——既要维持文学权威形象,又要消费余华的网红人设红利。

剥离营销包装后,此书的核心价值并非文学教育,而是打开了顶尖作家的私人阅读笔记。余华坦诚自己“用喝的方式饥渴阅读,现在开始品尝”(摘要 10)的感悟,恰恰揭示文本的真实定位:这是一个文学鉴赏家六十年阅读生涯的随性漫谈。书中确实闪烁着真知灼见,譬如从《瘟疫之夜》中剖析集体恐慌的生成逻辑(摘要 1),或指出马尔克斯如何让“疯狂显得合理”(摘要 7),但这些吉光片羽未能构筑方法论体系。当读者以为购入的是一部文学解读工具书,实际收到的是余华私人书房里的思维标本。

这部引发热潮的作品如同文学领域的一面三棱镜:它以“委屈”之名折射出作者权威、出版营销、大众期待之间的光谱错位。余华在访谈中自谦“作为读者很优秀”(摘要 3)的自信姿态,无形中加深了文本内生的精英感。或许这本书最大的启示在于:真正的文学启蒙无法依靠作家权威单向下沉,而需要建立在对公众阅读生态的平等审视之上——当一部书需要带着带着 62 部经典文学基础来“上课”,这场文学教育权力的关系,早已倒置了阅读的民主精神。

□ 姚锦

品读三袁

性灵跃纸上,竹枝话古今——读三袁诗歌的点滴感悟

□ 余波

站在沙市卷雪楼前,抚摸着斑驳的梁柱,我仿佛触摸到袁宏道当年在此临江赋诗的风雅气息。楼阁外江水悠悠,楼内墨香隐隐,在这样充满三袁灵气的地方,我想分享几点研读三袁诗歌的真切感受。

溯源:“性灵说”诞生的时代土壤

三袁提出的“性灵说”,绝非凭空产生,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思想与时代背景之中。在思想传承上,李贽的“童心说”倡导文学应展现“绝假纯真”的本心,汤显祖的“唯情说”强调情感在创作中的核心地位,这些理论为“性灵说”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晚明时期,社会经济蓬勃发展,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独特的文化需求;同时,王学左派的活跃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,为新思想的萌发创造了条件。然而,当时的文坛却被拟古主义所笼罩,前后七子主张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使得文学创作陷入机械模仿的困境,作品千篇一律,缺乏个性与生气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三袁高举“性灵说”的旗帜,试图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。

探微:“性灵说”的核心要义

真情为魂,反对矫饰。袁宏道主张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,强调文学创作要真实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思想。他描绘公安家乡的诗句“梨花雨涨春流疾,柳絮风飘画桨轻”,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,仅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春雨中河流的湍急、柳絮飘舞的轻盈,生动展现了公安春日的独特景致,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自然流露。这种对真情实感的追求,与当时文坛盛行的虚假矫饰之风形成鲜明对比,深刻揭示了真挚情感是作品生命力的源泉。

个性为骨,突破藩篱。在创作形式上,袁宏道认为“文章新奇,无定格式,只要发人所不能发,句法、字法、调法,一从自己胸中流出,此真新奇也”。他对陈规打破常规、狂放不羁的书画与文学作品的赞赏,正是鼓励个性表达的生动体现。以袁宏道在沙市临江而建卷雪楼并留下诸多感悟为例,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视角,突破了当时严守格式的文坛桎梏,为创作者展现个人特色提供了借鉴。这启示当代创作者,唯有勇于突破常规,方能在文学之林脱颖而出。

生活为基,贴近烟火。三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与美感。袁宏道笔下“稻熟村村酒,鱼肥



处处家”的公安乡村丰收景象,将家家户户酿酒、鱼肥味美的热闹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,打破了传统文学对宏大题材的局限。这与当下流行的用微信、抖音记录生活的创作方式异曲同工,都证明了文学源于生活,日常生活正是文学创作的宝贵源泉。

流韵:“性灵说”的深远影响

“性灵说”的提出,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。它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,激起层层涟漪,使晚明小品文、诗歌等体裁焕发出全新生机,文人墨客开始关注身边人事,创作出大量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。其影响延续至清代,袁枚的“性灵派”便是对三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在当代,“性灵说”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,它提醒创作者坚守真实表达,塑造个人风格,关注生活细节,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。当下自媒体中那些真实记录生活、独具特色的作品广受关注,便是对“性灵说”的生动诠释。

共鸣:竹枝词里的家乡记忆

我尤为喜爱袁宏道的这首竹枝词:“龙洲江口水如空,龙洲女儿挟巨觥。奔波浪面即惊否?看我船

敬八尺风”。龙洲位于长江与沮漳河交汇处,是三袁从公安乘船前往沙市的必经之地。作为在码头生活、研究沙市商埠文化的人,这首词对我而言意义非凡。袁宏道以简洁凝练的语言,勾勒出龙洲江口水天相接的壮阔景象,塑造了荆沙女子在风浪中驾船的豪迈自信形象。短短四句,不仅是文学佳作,更是研究晚明沙市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。词中女子娴熟驾船的描述,展现了当时长江航运的繁荣与民众高超的水上技能;其大胆自信的形象,也反映出晚明时期市民阶层个性意识的觉醒。品读此词,仿佛能跨越时空,与晚明沙市的人们对话,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绵延。

三袁的文学作品与思想主张与创作实践,如奔腾不息的长江水,历经岁月洗礼,依然闪耀着独特光芒。它们不仅是宝贵的文学财富,更是公安、沙市晚明时期的生活写照,承载着 400 多年前先辈们对待生活与创作的态度。作为同乡,我们更应从三袁作品中汲取养分,在文学创作与生活实践中坚守本真,冲破传统文学观念的桎梏,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,激励我们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,不断探索创新,追求真实、个性与自然之美。

生活之海的淬炼与精神境界的升华

罗明生将深入生活喻为“赶海”,这形象地说明了其创作源泉。他强调“来源生活而又高于生活”,这不仅创作的“必修课”,更是诗人学识修养、文化积淀与生命体验相互激荡的过程。其海洋题材的诗作,如《一群白鹭从海面飞过》和《海上垃圾打捞》,体现了这种淬炼后的升华。

在《一群白鹭从海面飞过》中:“一色的羽毛是白云的颜色/包裹身体过去的苦难与丑陋/如一只海螺被坚硬包裹/即使肉身深陷其中/也要带着铠甲冲锋陷阵”……“白鹭飞行也是精神层面的事/一边俯瞰,一边思考/它有雄心,飞过整个大湾区/用绿色,占领一个更大的领地”……“白鹭飞过,它们不愿腾起高度/将无限的辽阔/留给湛蓝的海,纯净的风/”。

诗人赋予白鹭以精神象征。从“包裹苦难/丑陋”到“带着铠甲冲锋”,再到“精神层面”“俯瞰思考”“雄心”“用绿色占领领地”,白鹭意象完成了从自然物到精神图腾的跃升,象征着坚韧、超越与生态理想(“绿色领地”)。结尾“不愿腾起高度/将无限的辽阔/留给……海……风”,则体现了谦抑之美与生态共荣的理念,意境开阔,令人神清气爽,达到物我交融、精神畅达的境界。

《海上垃圾打捞》则聚焦现实:“打扫海面狼藉/只允许海浪飘浮/……当夕阳落在西边的滩涂/把船划过去,自己也成了那片红树林”。里面“垃圾狼藉”与“只允许海浪飘浮”的对比,凸显了清理工作的意义和对纯净自然的回归渴望。结尾处“自己也成了那片红树林”是点睛之笔,运用了隐喻与物化手法。这不仅是对劳动的赞歌,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深刻体认,展现了崇高感与生态主体意识。

垄上读诗

深掘生活矿脉的诗意结晶——赏析罗明生诗集《邀稻草人同行》

□ 曾新友

诗人罗明生对诗歌的执着,近乎一种生命的本能。他坦言:“写诗的人,一直是自我情感的挥霍者。情,用命赌,诗,用情写。”这不仅道出了其创作的激情驱动,更揭示了其诗歌美学的核心——生命体验与情感抒发的深度融合。

鲜明的“在地性”书写与意象的深度开掘

罗明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“在地性”特征,其灵感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的文化土壤与自然风物。他跋山涉水、走村串寨,践行着“目睹为先、写作为快”的创作信条。这种“田野调查”式的深度介入,使其诗歌的意象系统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真实的生命质感。例如《现代人的长鼓舞》:“河堤、绿道,水边/围栏都是瑶族长鼓的形状/所有的动物植物,水生的岸生的/似乎都跳着长鼓舞/……/此刻,你挪不开脚步,稍作停留/就被这独特的画面震撼/醉成一朵花,一棵树/醉成那转动岁月的水磨/醉成那年的盘王节,水边的长鼓舞”。

诗人敏锐地捕捉到环境细节(长鼓形状的围栏)与地方文化符号(长鼓舞)的契合点,并运用通感将视觉、听觉、身体感受乃至时间记忆(盘王节)融为一体,营造出沉浸式的、具有仪式感的审美空间。将地域文化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感染力的诗意氛围,体现了“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》)的创作机理。

叙事张力与“生活探秘”的诗意呈现

罗明生善于在诗中构建微妙的叙事张力,常以看似平淡的细节为“暗号”,引向深层的生活况味或文化隐喻。《体验走婚》便是典范:“那一双摆放在窗

台的绣花鞋”“窗户有点点高/占据了吊脚楼的制高点/”“占据了他整整一个下午的仰望”“他迫不及待,拥她上床/此时,她说了一句:/今夜,一整夜,属于你/明早,太阳上来,你下去……/”

诗中“绣花鞋”“高窗”作为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,铺垫了情感氛围。诗人精准把握了时间流逝与人物动作带来的心理期待。而结尾女子直白的话语,瞬间打破了可能的浪漫化想象,以生活本身的粗粝感与时间规则制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反差。这种处理超越了简单的风俗猎奇,而是通过瞬间的“诗性真实”揭示了古老习俗中蕴含的特定社会关系、情感模式与生命智慧,体现了现代诗歌对日常生活叙事的深度开掘能力。

生态意识的自觉与时代主题的诗性映射

罗明生的诗歌敏锐地捕捉并反映了社会变迁,尤其是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。在《陶罐中的鸟兽》中,他通过意象的鲜明对比完成了深刻的主题表达:“一个翱翔,冲进陶瓷的古老历史/一个下降,坠成瑶族的岁时美食”“陶罐中的食材/不再是飞鸟,而是家禽/”。

这里,“翱翔/冲进历史”与“下降/坠成美食”构成强烈的意象对立,凝练地概括了传统生活方式与自然的冲突。而“不再是……而是……”的明确转折,则清晰地标示出从无意识的索取到自觉保护的价值转变。诗人以小见大,通过“陶罐”这一承载着历史与日常的微小容器,折射出整个时代生态伦理观的进步,展现了诗歌作为社会意识载体,对重大时代主题进行具象化、审美化表达的有效性。